

SHIJIE KEHUAN XIAO SHUO JING PIN CONG SHU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追踪流浪星



●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追踪流浪星

【美】弗列德里克·鲍尔著

李歌 姚小桦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闽新登字 06 号

追踪流浪星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美) 弗列德里克·鲍尔 著

李 歌 姚小桦 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东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7.444 印张 2 插页 138 千字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65491—75570

ISBN 7-5395-0416-1

I·53 定价: 7.50 元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未来的太空时代。

流浪星是一种智能星体，它独往独来，从不与别的星体交往，被视为宇宙的“危险分子”。可是，太空工程师豪克对它却十分着迷，他避开众人，不顾恋人的劝阻，硬是计划复制一颗流浪星。当科学家夸莫典历经艰辛赶到地球制止时，已经来不及了。这颗流浪星已经诞生，它虽幼小却具有巨大能量，它不停地吸收吞并周围的一切（甚至吞并了豪克）而成为一颗力量强大的星体，它不顾一切地朝宇宙中心艾尔玛利克星座撞去，宇宙居民纷纷逃窜。一场大灾难即将发生……

本书想象奇特，故事曲折，极富可读性。尤其结尾出人意料，令人读后仍沉浸其中，不忍释卷。

前 言

在90年代第一春里，我们选编了这一辑以太空故事为主的“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作为奉献给少年朋友的一份礼物。

科幻小说在国外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尤其深受8至16岁少年儿童的喜爱。近几十年来，欧、美、苏、日等国科幻小说作家辈出，他们的作品风靡世界，往往一版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推动科幻小说的发展，各种国际性的机构也相继成立。1969年在巴西，1970年在日本先后召开了国际科幻小说讨论会；1976年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大会，并成立了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协会；许多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各国的科幻小说协会，出版了各种刊物，还设立了各种奖金或评奖活动，以鼓励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科幻小说。

纵观一百多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科幻小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并逐渐地趋向成熟。当代的科幻小说，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创作形式上都不断地扩展和拓新，其想象力的丰富大胆、情节的曲折惊

险、扣人心弦，都是早期科幻小说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当代高科学技术在航天航空、电子、化学等各条领域里的突破和创造性的应用，也为科幻小说家展示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为灿烂的远景，并且使得科幻小说日益走上了与正确的科学发现及科学预想相结合的道路。不是吗，许多曾经只是科幻作品预言的事物，今天都早已成为现实。比如，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写作的《从地球到月亮》、《80天环游地球》、及《海底两万里》等科幻作品，刚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被看作是一种大胆的形象。但在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宇宙卫星探测太空星体，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无论陆路、海路或空路，环游地球一周已毫不稀奇。而当代的宇航科学无论是在技术研究还是在工艺制造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有这一切，都为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基础，使之有望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

80年代初，科幻小说在中国也曾经风行一时，不久，又走入低潮，几至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想在这里探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优秀的、健康的科幻小说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它对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开阔他们的视野，促进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起到有益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目前科幻作品仍不景气的情况下，

大胆选编了这一辑以太空故事为主的科学幻想小说，并且准备在以后陆续推出其他系列的健康、有益且能引人入胜的科幻作品。我们相信，此举一定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得到广大的热爱科学、有志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少年读者的欢迎。

我们这样期待着。

编者

一九九〇年春

他正在做着与茱丽有关的梦，一束刺眼的光芒突然将他惊醒。他紧闭起眼睛，四处摸索，想抓住什么，但是他触摸到的尽是一些热乎乎、软绵绵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因此感到一阵恐慌和迷惘。

“夸莫典指令长！”

一声亲切悦耳的人工合成声音使他恢复了方位感。原来这里是艾克逊研究站，它是设在艾克逊4号行星上的人类住所。他是在自己设计建造的全部由电脑控制的舱室中。他原打算和茱丽共同使用这间舱室，但还未完工，她就出走了。现在，他孤身一人在这里面，在睡眠器的宽松的被囊膜中悬浮着，活像一个在母体中的胎儿。

“安迪·夸莫典指令长！”睡眠器灵敏的机器人声音变得更为急促，“播讲机有一份电传要向您报告。”

他咕咕哝哝地抱怨着眼睛被光刺痛了，后来又回味着刚刚逝去的梦。在梦里他竟鬼使神差地找到

了茱丽。为了把她带走，他与豪克进行了殊死搏斗。难以相信的是他竟战胜了豪克……

“指令长！”机器人的声音再度响起。

他在软垫中蠕动着身躯，试图重新恢复那种美好的感觉。他想重新获得因为战胜豪克而兴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为茱丽希望他战胜豪克而热血沸腾的感觉。

但是，当他就要回到那种梦境中去的时候，一切又倏然消失了。他懊丧地醒来，头脑一片空荡。茫茫宇宙之中，茱丽和豪克究竟在哪里？他无法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他果真能够击败豪克，而且他也无法相信：茱丽真会希望他战胜豪克。

他慢慢地张开眯着的眼睛，在睡眠器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大腹便便、肌肉松弛、脑门上的一片头发已脱落。看到自己这副苍白疲惫的样子，他转过脸去。

“你真不该把我弄醒，”他抱怨地对睡眠器说，“我又不在值班，任何来电我都不接，快让我睡觉吧！”

“不！先生，”睡眠器生气地责备他说，“您不能忽视这份电传，发报人把它归为急件类。这上面的‘索引码’表明，在行星间范围内出现了险情，也许要祸及你们几十亿的人类。”

“啊！伟大的艾尔玛利克！”他面对着粉红色

的松软折皱的塑料膜眨了几下眼睛，“电文是从哪儿发来的？”

“从中心区发来的，”睡眠器回答说，“发报地址是：5号星系，Z—989—Q星区，7718号恒星，3号行星。”

“那是地球！”

“也许那是当地的叫法，”睡眠器说，“我们可不记录这种非正式的地名。”

“我当然知道，地球是我的出生地。把电文给我拿来。”

“电文标明是私人绝密件，”睡眠器一口拒绝，“你必须亲自到播音机那儿去拿。”

“那么让我起床去接收电文。”

在睡眠器帮他起床的当儿，他暗自琢磨：究竟是谁会从地球给他发来电传呢？显然不会是他的父母，他们早就能接受他这种与机器共生活的方式了，因为他从儿童时代起就是如此。况且前不久，他父母已迁居到9号星系去了。在星球教會的保护下，他们无需求助于他。

难道会是茱丽？

一想到她，他的心就感到一阵渴望的悸动。她与豪克离开这里以后到哪儿去了？至今毫无音信。然而他知道他们都出生于地球。或许她已回地球了吧！还是她已对豪克感到厌烦，真的需要他了呢？

他微笑着陷入了深情的回忆。5年前，茱丽是位个子高高、活泼可爱的姑娘，常常弹着从地球上带来的吉他唱歌。艾克逊行星上的居民们都喜欢她。他和她虽然都来自地球，但却是在艾克逊行星上才首次相识。

他完全知道自己爱她的理由：她那甜美的声音，即便在唱着来自母星（地球）的最悲哀的歌谣时，她的声音也依然是那样甜美；她皮肤的色泽，在三合星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闪光中，她的皮肤由暖暖的象牙色透出淡淡的金黄色。但是，这儿半数的研究者既没有听过她的声音，也没有见过她的身影，因为它们的听觉分辨不出人类所用的音频，它们的视觉也看不出人类所能看见的光，可它们都非常喜欢她。

斯考特博士召集了一小组地球人到他这个星区来工作，夸莫典、茱丽和豪克三人就是其中的成员。夸莫典那会儿就显得严肃、身材矮胖、沉默寡言、稳重谨慎。而茱丽则好像一团金色的火焰，她那光洁的头发在艾克逊行星的环境反射下微微地泛着红光，她那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矮星的紫光。

甚至在5年后的今天，只要一想起豪克，夸莫典就感到厌恶。这儿的人中数他最凶狠，他比研究站的任何同事都强壮。他孤独、阴沉、易怒。他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满口污言秽语。可是，茱丽却

偏偏中了魔似地看上了他。

夸莫典让机器人为他洗蒸汽浴，扶他起来，接着再为他擦干身体，穿上衣服；与此同时，他心里暗暗地将豪克与自己作着比较。他和豪克同属于人类，同样都是从地球来的，同时来到艾克逊这颗位于本星系最遥远的边缘的行星上，除了以上几点之外，他俩在其它各方面几乎无共同之处。

在梭形精灵到地球来之前，夸莫典的父亲和母亲默默无闻，居住在一座普通的城市里，在一家不知名的服装店里挣钱养家；而豪克的祖辈们却是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他们出没游荡于太空礁石之间，竟敢公然向号称“人类规划大师”的星际帝王挑战。夸莫典经历坎坷，所以他办事靠的是逻辑推理，有条理的计划和坚韧的毅力。豪克蔑视一切规律和学术，却能做出一些显赫的事情。当他还是个半吊子技术员的时候，他就敢提出挑战：要斯考特博士让位，由他来领导这项星球的研究工作。尽管他有时讲话词不达意，无法将自己的直观想法完整地表达清楚，但他的见解却往往是正确的。

豪克爱上了茱丽——既大大咧咧又粗野专横，他深信她会为他的任何狂想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虽然夸莫典对茱丽更加崇拜，但是，他在她面前常常觉得自己卑微低下，只不过是她所称的“勤劳的小安迪”。所以，当茱丽在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没有

别的选择，理所当然地选中了那位了解浩瀚无边的太空的、阴沉而令人生畏的男子汉。

她的选择并未使他感到意外，但对一系列事情的实际发展过程，他仍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怎么的，豪克与斯考特博士曾经就本星区研究的努力方向问题发生过争吵，焦点是要不要与流浪星打交道。结果是以豪克的失败和失踪而告终；他没有把茱丽带走。

茱丽悲伤了几个月后，慢慢地愿意用她悲哀的歌声，向夸莫典倾吐她心中的忧伤。那时候，他正着手设计一所打算与她共同使用的全部由电脑控制的舱室，工程还未结束，她就得到了豪克的音讯。豪克究竟给她送来了什么信息，夸莫典至今仍全然不知。但是，不管豪克在电文中说了些什么，给她带来的后果似乎是凶多吉少。她未做任何解释，便立即出发，到豪克那里去了。

时至5年后的今天，她的不辞而别仍是一个未解的谜，为此他很痛苦。这件事情如同是嘴里的一颗病牙，有时令他既不明不白而又难以忘怀。

“准备好了吗，先生？”睡眠器单调而低声地问，“要送你出去了。”

悬浮场将他缓缓地挤出温暖的被囊，他摇晃了一阵子，调节着身体，以适应这行星的吸力。他慢慢走向播讲机。

“好了，”他低声说，“我来取电传。”

“先生，首先要进行标准声音识别检测。”

“天哪！你该知道我是谁。”

“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程序，”播讲机回答说，“在递送星际通讯件之前，要进行全套标准声音模式的识别检测。”

“真可笑！”他低声说，“你这愚蠢的红磁带。”

播讲机由合成材料制成的机壳内发出低低的嗡嗡声。他烦恼地皱起眉头，吸了口气，开始背诵全套模式：“姓名：安得烈斯·夸莫典。民族：人类。出生地：地球——更正：5号星系，Z—989—Q星区，7718恒星，3号行星。组织：星球联谊会。职务：指令长。住址：艾克星系边缘研究站，艾克逊4号行星，人类居所。”

“谢谢你的配合，夸莫典指令长。”

咔咔一阵声响，从机器中排出一条又窄又长的黄色胶片。他一把接过胶片，急切地想弄清发报人是谁。啊！是茱丽发来的。

“亲爱的安迪，”这几个字刚映入眼帘，他那捏着胶片的柔软的手指就颤抖起来，“希望你能原谅我5年前的不辞而别。我在地球这里已身陷绝境，仅靠电传无法说清这件事的重要和复杂性，但我急需得到你的帮助，因为这里的联谊会不相信有

流浪星……”

又是流浪星！看到这个词夸莫典就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盼望她的来电，绝不是为了其它什么原因，为的只是她在来电中决定她最终还是爱他。

再说，他并不十分了解流浪星。在学术上他精通神经胞质理论。在理论上他知道智能星是如何理解、记忆、思考和行动的——他知道质的效应是如何产生超级能量的；各种信息是如何存入电子自旋状态中去的；扫描波是如何通过超回旋连接器中的电子链的；超级脉冲是如何产生磁效应、电效应和吸力效应的。他钦佩它们的高超智能，在所有的星系中，它们的记忆力最强，结构也最复杂。在由许多人类加入而组成的共生居民中，他最佩服艾尔玛利克那渊博的智慧。然而，流浪星则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

一个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智能和力量的星体，怎么会拒绝与任何其它的智能类友好相处呢？是什么意念和变态心理使得流浪星断绝一切交往而一意孤行呢？

夸莫典过去常常听到有关这个谜的争论，这也是艾克逊站要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甚至在斯考特所主持的研究讨论会上，他与茱丽和豪克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从来也没听到过令人信服的答

案。

“先生，你准备好了回电吗？”播讲机嗡嗡地低声说，“发报者等着回电。”

“等一等，我还没有看完。”

他继续看着电文：“你一直在为我的变化而感到纳闷，是吗？安迪，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爱豪克，身不由己地爱他。我随他到这里是惟恐他可能干出什么勾当。但是，我已发现他确实干了我所害怕发生的事。他对流浪星研究得太多了——或许根本就不了解。安迪，你能否相信他正试图自己造一个流浪星？我想得到你的帮助去阻止他的行径。

“你得照我说的去做，亲爱的安迪，首先要与豪克过去的对手斯考特取得联系。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曾按他过去所在的星区的旧址与他联系过，但没有得到回音。安迪，我请求你去找斯考特，并把他带到地球上来。他是流浪星专家，只有他能阻止豪克以及他那危险的流浪星。

“安迪，你一定要立即行动！这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不能指望别人来干，只能拜托你了。”

看完电文，夸莫典轻轻叹了口气，茱丽对他的感情到此时仍丝毫未变，他仍然仅仅是“安迪”，只不过是她偶尔需要的一件有用的小工具。

这时，播讲机又不耐烦地用它那单调的声音催促地问：“先生，现在回电吗？”

“我想先打一个本区电话。给我接通斯考特，他过去是艾克逊4号行星所属星区的导师。”

“是！先生，”播讲机嗡嗡响了3秒钟后回答说，“对不起，先生。斯考特的电话不通，4年前他跟着一支研究探险队离开艾克逊后就再也没回来，估计他已去世了。”

“太糟了！”夸莫典说。此刻，他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激动得浑身战栗。他想：“斯考特去不了，我可以单独前往。我‘小安迪’最终成了保护茱丽的英雄。”他喘了口气，发出以下电文：

最亲爱的茱丽，我想帮助你，但情况不妙，我无法带斯考特到你那里去。在你离开艾克逊一年后，他也离开了这里。他尝试了一次超回旋加速飞行，企图靠近一颗流浪星，也就是豪克过去曾发现过的那颗远离艾克逊的流浪星。他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茱丽，我愿前往，我爱你。如果你需要我，请立即回电，我将尽早出发。

在播讲机复述电文的同时，单词在显示屏上逐行闪现。他拿起一支光笔在电文后签上：“你忠实的安迪。”随后，播讲机的蓝色等离子体指针开始